

林語堂經典名著
林語堂
著 29

匿

名

金蘭文化出版社

林語堂經典名著 29
林語堂 著

匿

名

金蘭文化出版社

匿名

林語堂編著

譯者	編輯部
發行者	許素蘭
社長	張耀光
出版者	金蘭文化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0891號
印刷者	廣同印刷廠有限公司

總經理 文旺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農安街28之1號4F
電話 5946033-4
郵政劃撥 0789591~0「文旺圖書社」帳戶

中華民國75年4月出版

特價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

代序（作於一八四二年）

共產主義是可怖的反對主義的匿名，它不計一切後果地推翻現行的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統治。這將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搏鬥，結局如何，除熟知未來的神仙之外無人能知，我們所知道的僅僅是：共產主義在目前雖然甚少爲人們所討論，而只能隱伏在破爛的茅草屋的頂閣上，可是這個從黑暗中爆出的英雄，註定了要在近代的悲劇中扮演一個重要而儘管是曇花一現的角色……

舊日的宗教教義，是否將在各國奮起以從事殊死的抵抗？此一奮鬥能否構成重要的一幕？過去專制主義的傳統，是否將改頭換面，以新的姿態與新的口號捲土重來？這臺戲將怎樣收場？

野蠻而陰暗的時代正向我們着着進逼，有意寫一部新啓示錄的先知，勢須創造一羣全新的野獸，其兇猛殘酷處，足以使聖約翰的獸羣變成溫柔的鴿子與愛神。神正在掩面唏噓，對人類的子孫之不幸，對他們長期間來的憂患，甚至對他們本身的命運，都覺不忍卒觀。未來的世界中將聞得到俄國人的皮鞭、血腥，無神論以及許多罪行的氣味，我寄望我們的後代，於出生之時，早已

的皮膚應該更堅厚一些。

漢利克·海涅 (Heinrich Heine)

(譯者註海涅(一七九七——一八五六)爲德國詩人與作家)

目 錄

代序		一
導言		五
第一章 正名		一七
第二章 蘇俄政治史綱要		三四
第三章 俄國人也是人		五七
第四章 斧頭挨個兒砍去		六八
第五章 他們已走了一大段路		一〇二
第六章 但走得太遠了一點		一三五
第七章 他們有階級和金錢		一五一

第八章	他們也有殖民地……………	一八五
第九章	在十字路口……………	二二一
第十章	自由世界的政策……………	二四一

導言

太多的工作使人們疲倦。

波蘭的蘋果，波蘭的孩子却不能嚼。

刑法博士們無端呵責孩子：

男孩子被迫撒謊，

女孩子也被迫撒謊。

人們等待正義的出現，

他們的等待已年復一年；

在這世界上我們要為疲困已極的人們呼籲啊！

請給他們扣門的鎖，

有窗的屋，

沒有倒的牆垣……

以及一個神聖而人道的明天。」

——波蘭作家亞當·瓦吉克

（原載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華沙出版的「新文化」雜誌）

俄國革命在過去四十年當中已經走的很遠，從開始的那一點算起，這是一段很長的距離。我們已聽够了無窮盡的爭論，正統主義與偏差主義之論爭，革命與反革命之爭，甚至「羣衆」、「無產階級」一類的字眼，也是時遭誤用，形成濫用。

現在是談事實而非談理論的時候，我們現在所知的事實是共產黨的統治已延續四十年之久，他們是躲在辯證法的理論的偽裝後，推行其統治。共產主義的問題在本質上是一個人類的問題，必須循人類的途徑，才是正當的解決方法。經濟學應被視為謀人類之幸福的因素，可是討論共產主義的論著，常常滿是統計數字，使用功的研究者有難以接受之感。以上所引那位波蘭詩人的詩，用一種直接而有啓發性的方式，描出鐵幕後人們生活之梗概，使我們更能接近問題的核心。由於他使用着合於人性的字句，所以我們可以通過他而聽到共產黨統治下各國男女老幼的聲音。他的文字淺顯通俗，沒有錯誤，也沒有牽強，他說出人對其同類的溫暖，說出未來世界可能的景象，以及在華沙之陰沉黯淡的天空下所缺少的事物。一個詩人的工作是既不分析，也不衡理，他對辯證的濫調與爭持不決的理論簡直是不加理睬。——這該是多麼有福的事！他的觀念透澈，當他

說人的時候，既不是隨便指一羣人或某一羣人，也不是指某特定的人，而是泛指一切人，當他說到人的痛苦，創傷與期待時，他實際上是表示他自己。

無論馬克斯主義是對是錯，蘇維埃的統治不間斷地延續了四十年，此一鮮明事實應使我們澄清對俄國的評價，如果我們不明辨事實，任何教條式的理論學說都將一無用處。在四十年後的今天，全世界的共產主義者與非共產主義者，都應把蘇維埃式生活的複雜內容弄清楚，而不是去探索馬克斯的理論。大家要反省一下：你對你的鄰居，特別是工人，已經作了些什麼？

很久以前，當俄國革命初起之時，列寧曾迫使工會成為國家機構的附庸，當時的共產領袖即曾提出這個問題。列寧取得政權之後，忘記了革命期間的一切智慧，不借背棄民主，於一九一八年元月十八日悍然解散第一個在自由選舉中產生的國民會議，鎮壓工人的反抗，厲行契卡（Cheka）特務恐怖統治。是時，柯隆泰夫人及勞工人民委員長希利亞普尼科夫等人，即曾反映勞工階級的意見。

「勞工們質問——我們究竟算幹什麼？我們是階級獨裁制度中的核心，抑僅為一羣俯首貼耳的臣屬，專門替那些以黨為招牌，假羣衆之名而獨行其是的人作工具？」

經常支持列寧的社會主義女革命家史皮洛多諾娃，也開始提出責難，列寧的答復是把她扣押起來。一九二五年，她被放逐到中亞細亞，一九三〇年以後，人們不曾再看到她的蹤跡。婦女對

革命的現實更能領悟，當我們提到她們時，尚應說到德國共產黨的領袖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她曾抗議說：「列寧與托洛茨基所發明的藥方是廢除民主，可是這一劑藥方比它可擬治療的疾病毒性更大。」史達林的年青太太艾利魯耶娃，也曾有在伏羅希洛夫的一次晚宴中，對史達林之無情殺戮或放逐烏克蘭農民，與其夫展開爭辯，其後不久，艾利魯耶娃即在神秘中死去，奧洛夫告訴我們：

「艾利魯耶娃死後約三個月，在NKVD行動處處長鮑卡的一次宴會中，人們的談話曾提到她。有的人說她從未自恃其崇高地位，態度至於溫順而謙恭，鮑卡立即反駁說：「謙恭？我看諸位太不瞭解她了。她是一個很撒潑的婦人，有一次曾暴跳如雷，指着他的鼻子叫罵：你是一個屠夫，你虐待你的兒子……你虐待你的妻子……你虐待全俄國的老百姓！」」

爲了表示哀痛，失了太太的史達林，不願秘密警察領袖雅高連的一再反對，而準備徒步送殯七公里。沿途警察密佈，可是史達林走了幾條街，忽然改變主意而走進一輛有避彈設備的汽車，先送殯行列而到達墓地。

人民不再對理論感到興趣，正如柯隆泰夫人所說，人們是經常要發問的，這些問題是：勞動階級在勞動階級獨裁制度之下如何生活？他們能獲多少工資？他們能否照自己的意志拒絕加班？住宅問題如何解決？工會理事長是由會員推選還是由政府任命？工會能够替工人自己說話？工資

較資本主義國家多？還是少？能否自由脫離工作崗位？由於工資太低，工人的妻子是否必須作工貼補家用？在人民民主政制之下，是否能實行自由選舉？……最後，工人階級的敵人究竟是誰？這些問題都極為平實，與理論或教條毫不相干。

發問的習慣有時會造成麻煩，赫魯雪夫於一九五六年四月訪問倫敦，英國工黨黨員就會向他提出許多困擾的訪問。在作理論性的辯論時，一層不着邊際的烟幕即可以把發問的人打發開，可是對事實的爭辯却並不那樣單純，更不幸的是赫魯雪夫甫經向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人發出呼籲，而社會主義國際理事會僅在赫氏訪英的一星期以前提出的答覆，竟是無條件的把他的呼籲加以拒絕，該理事會說：「凡共產黨當權之處，每一種自由，工人的每一種權利，以及曾經社會主義者數十年之奮鬥而得到的政治成就與人道價值，無不為共產黨摧殘無遺。」赫魯雪夫週身，除了一條褲子的剪裁形式外，看不出半點無產階級的意味，當人們提出前面的問題時，赫氏面紅耳赤，只得用一些莫測高深的話加以搪塞，他並不是唯一遇到此類問題而臉紅的人，波蘭共黨政治局委員查瓦茨基於一九五六年元月廿七日在「人民論壇」報上撰文說：「有些人們於必須改變其對人民的態度時即感覺憤怒，黨與政府的許多職位，依然被這類人士所盤據着。」英國工黨的蓋茨凱，曾質問某一所謂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國內被囚禁的社會黨領袖之下落。甚至英國工黨左翼領袖比萬，也曾提出一些尖銳的問題。比萬於讀完赫魯雪夫一九五六年二月譴責史達林屠殺無辜的共產領

袖之著名演說後問道：「千百萬普通人民同樣在水深火熱之中，只是他們的苦難較少戲劇性，致被赫氏所忽略。許多工人僅僅由於上工時遲到，遽遭拘禁，糧食受國家管制以後，農人往往要離開家去找尋糧食……」這些詢問事實真象的問題，瑣細而難以答覆，但却極為接近終日在此等事實之中謀生活的人民，由於比萬曾於一九五四年訪問俄國，所以他很能瞭解，先比萬而曾於十八年前訪問俄國的另一親俄人士紀德（Andre Gide 法國作家），也知道此等事實。英國搞工運的下院議員布朗（George Brown）曾於一九五四年訪問波蘭，當然也很瞭解，他說：「不平等等，不快樂，與一味高壓等事實，無法掩飾，同時也未可忽視……統治階級的少數人，無論就那一種標準來說，都極端舒適。」

鐵幕後的工人與學生，同樣也要發問，當莫斯科市黨部的書記傳芝娃向卡岡諾維奇球軸承工廠的工人發表演說譴責他們的怠惰時，後排就有一位工人大叫道：「請問你每月拿多少薪水？」人們趨向於問通俗的問題，通俗的問題可說正中要害。正統、深刻而正確的馬克斯主義的理論，防護的不能更週密，唯有針對事實的尖銳而通俗的問題，才能使共產黨瞠目不知所對。捷克作家普魯德克（Alekei Pludek）在布拉格的捷克作家大會（一九五六年四月廿二日至廿九日）中說：「一個高級官員如果以勞動階級的血汗在布拉格買一座別墅，另外在鄉營建一所華屋，除了政府的汽車之外再購買一輛私人的小轎車，他不見得能誘使青年作自我的犧牲，尤其是他在別

墅的周圍設立防禦，派武裝同志站崗去保護他的安全，應付勞動階級的複擊時爲然。」

因此，全世界的人類，包括俄國人，奴工營裏的人，特別是在俄國統治下的東歐各附庸國的人們，都要提出問題，他們之所以要發問，因爲從他們的生命以至於他們的麵包配給，無不深受影響，蘇俄殖民帝國以外的人們之所以要發問，不是由於軍事上的威脅，而是由於一種發自內心的企求瞭解事實的慾望，我們想知道與我們一樣的人類之命運。我們希望知道，史達林、列寧、赫魯雪夫之輩也都是人，何以許多不可思議的事竟會成爲事實。他們究竟是受過些什麼影響？他們的動機何在？何以他們會對許多國家的億萬人肆其暴行？何以俄國人能經由騙人的選舉或直接的軍事佔領在東歐十二個國家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帝國（指喬治亞、烏克蘭、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波蘭、捷克、東德、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如果辦得到，還會包括南斯拉夫）並奴役其他一些自治民族（克里米亞韃靼人、契賁人、吉爾吉斯人、哈薩克人、烏茲別克人、蒙古人等等）？何以布爾雪維克革命份子在開始之時意圖摧毀全世界的各個帝國，最後却建立起自己的帝國？何以在沙皇時代痛恨專制的人本身會成爲專制魔王並宣揚專制政體？何以一個以無產階級專政相號召的國家，居然轉而對無產階級厲行專政，而且漸次變本加厲，欲罷不能？早在一九〇五年，列寧便已料到此一發展：「如果不經過政治民主之路而欲推行社會主義，無論在政治上即在經濟上都必將造成荒誕與反動的結局。」

本來，社會主義就是一個荒誕不經的事，因為它不僅允許，而且鼓勵收入的不平等，在一個極權國家實行民主政治本來荒誕已極；在選舉當中，只有一個人競選，當然也是荒唐透頂，結果，社會主義變成一幕滑稽劇，馬克斯的學說變成兒戲，而民主也成了偽裝，他們為什麼要這樣？這些矛盾與錯綜複雜的現象，使外間的世界有光怪陸離之感，而共產統治者本身也深感困擾，對此近代歷史上最特殊的景象，勢須加以解釋，同時對過去策動他們，現在依然策動他們的力量和環境有所瞭解。

答案是很清楚的，列寧、史達林、托洛茨基都是普通的人，具有人類的動機，他們是受着其統治階級之地位的驅使，或受着某階級利益的物質需要之驅使；他們之作惡多端，正猶如一個殺人犯欲多犯幾件別的案子藉以掩蓋其殺人的罪行。赫魯雪夫也是人，我不知道他將如何脫離那個荒誕已極的處境；為了解放勞工而貶抑勞工；為了預期國家制度的消滅而建立一個最專制的國家權力；以一切可行的方式維持一個統治階級，以期建立一個十分模糊的無階級的社會。人們所扮演的滑稽劇，足以令天使啞泣。海涅曾經慨乎言之：

真的，即令在世界悲劇演進到最慘的時候，也會滲雜進來幾許可笑的事……在此一偉大的世界舞臺上，生且丑淨，亦如我們跑江湖的戲劇角色。在它上面，有爛醉如泥的英雄好漢；忘掉了身份的國王；有放不下来的布景；幕後提詞的人，聲音蓋過了前臺；舞女們的韻律以及最重要

的服裝，以她們的大腿發揮了非常的效果。……在高高的天上，坐在第一排觀劇的是美麗的小天使，她們用望遠鏡欣賞下界丑角們的表演，上帝嚴肅地坐在他的大包廂裏，他也許覺得沉悶，或者預計這個戲院可能不會維持得太久，因為有的人薪水太高，有的人薪水太低，大家演來都不太精彩。……

從這裏可以看出本書的宗旨：第一、不作理論的研討而僅談事實，用正確的名稱去標指各項事物；第二、用通俗的字眼而非專門名詞去解釋這場悲喜劇的由來，何以今天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是反社會主義的？何以凡在共產黨當權的地方，首先受苦受難的竟是社會主義領袖、農民領袖與工會領袖，共產黨對他們何以毫無憐憫之心？何以只要共產黨推廣其統治，對勞工的壓迫、奴役與貶抑即隨之而至，即以東歐國家而論，竟是沒有例外？這種怪異的事實需加解釋。不過，只要我們瞭解俄國領袖也是人，那麼我們也就可以瞭解他們的行動，因為，俄共政權的歷史，就是人性勝過馬克斯主義的歷史，這幕歷史的啓示是：人性將繼續勝過馬克斯主義，直到後者被摧毀、被唾棄、被遺忘，它只是哲學家的一場天真的夢，它長於經濟學的理论，但弱於人類的基本智慧。

對作者本人而言，寫作本書所需的思考與資料，完全是爲了好奇與滿足求知慾而獲得。我之所以好奇，正如我在本章之首所引用的那位波蘭詩人的人，足以引導我去追尋事實。俄國是以活

生的人爲其實驗品，包括一切有關的男子、婦女與兒童，我在這方面的求知慾，則是一種內在的需求，一個知識份子每欲剖析矛盾的、似是而非的（甚至是荒誕的）事實，並加以合乎邏輯的解釋。因此，我遂在心的深處樹立了一個標準，對於事實絕不混雜，絕不歪曲，不放棄任何一個證據，然後再作反省；這就是人類的命運？這就是人類文化的命運？我已得到了一個結論；俄國從事的事實是不值得的，列寧把他所預知的事由竟又遺忘，實屬可悲。他周圍的誠實人物有如羅卓夫斯基、湯木斯基等皆被清除，勞工被剝奪了防禦力量，因此，俄國的億萬人，以及從波羅的海以至巴爾幹的億萬人，今天不得不生活於恐怖、貧窮與黯淡之中，反之，特殊階級與國家的機構，都一天比一天強大起來，我又曾得到一個結論：儘管俄國在科學技術方面有驚人進步，可是在我看來，拯救一個孩子的生命，把他的母親從西伯利亞放回來，把一個奴隸身上的鎖鍊予以解除，實比施放一些人造衛星更有價值。一個人生活在非人的環境裏，在冰天雪地裏因營養不良或精力耗盡而倒斃；一個犯人從監獄裏發出呼冤的哀告（見赫魯雪夫的演說），一個立陶宛的孩子半夜裏親見母親被秘密警察抓走——這是事實，比俄國把人造衛星放到太空去不知重要多少倍。對於這些事實，我們不能置身度外，因為我們生在廿世紀，居然允許這些事實的存在。我不知道在瞭解這些事實之後是否應予寬恕，然而，且讓我們先求瞭解……

每個人對於俄國都應有一個看法，約翰·杜威（John Dewey）對於革命初期的俄國教育制